

三十年交大教授與十年交大學生的日子

逢海東 vs. 逢愛君 父女相對論

文·張苑倫 圖·逢愛君

星期日下午，我們相約在大學路上的咖啡廳，精神奕奕的逢海東老師與美麗的逢愛君老師一起來，一位是有著三十年資深經驗的「交大教授」，另一位則是有過一路從學士念到博士近十年求學歲月的「交大學生」，一同與交大走來的時光，既是父女，也是師生，是怎麼樣都無法將交大和逢家的家庭生活劃分開來的。逢海東老師曾經任職體育室，同時也是交大女籃的指導教練，而目前任職於台大的逢愛君老師，則是由交大資工系一路念到博士班，兩位逢老師，一樣的爽朗健談，一提起交大，馬上有說不完的話題呢！

資深教授與資深學生 梅竹賽最是刻骨銘心

問：逢老師在交大年資很深喔，當初怎麼會來到交大的？

逢：我民國61年從師大體育系畢業後，原先分發在師大附中，66年時經由台大體育組的林承謀教授引薦給當時交大體育室主任楊賢來教授，我就開始來交大了。後來受郭南宏校長提拔最多，除了體育課的教學之外，我也開始進入總務及學務處擔任行政工作，一直到民國93年退休，在交大待了三十多年。

問：所以您也是從博愛校區時代就一路和交大並肩作戰過來的老戰友，對當時有些什麼樣的回憶嗎？

逢：69年的時候交大開始從博愛校區陸續搬遷到現在的光復校區，當時光復校區也只有管一館、一餐跟七舍三棟建築物而已，但是那麼大的機構跟行政體系的移動，並不只是換一個辦公室那麼簡單，其實中間有很多複雜的部分要處理，我在其中學了不少，之後的行政工作也讓我學習到許多做事帶人的管理方法，如果我只是單純的體育老師的話，我想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學到這些，很感謝郭校長。所以我對交大的情感很深，這是一個有良好傳統的學校，不管師生都很有活力，運動風氣也很好。

問：那後來愛君老師是什麼情況下決定要來念交大的？有沒有過什麼樣的考量？



▲一家人於交大校園合影，左起逢師母、逢爺爺、逢海東教授、逢愛君學姐。

君：其實我們從小就常常跟著爸爸在博愛校區玩，交大搬到光復校區的時候我們剛好也搬家到這附近，暑假的時候每天都來游泳、打球，一直都跟這個環境很熟悉，剛好高中時對數理比較有興趣，要上大學時很自然就把交大當作選擇了囉。

問：所以沒有因為很熟悉反而不想選嗎？不想去離開家裡遠一點的地方？

君：（此時一旁的逢老師笑了。）當初父母也給了我建議，認為在台灣要念理工的話，交大是很好的選擇，他們也覺得女孩子念計算機工程蠻不錯的，也給我很多鼓勵，已經退休的鍾乾癸教授當時也給我們很多意見。我其實沒有特別考慮遠近的問題，填志願的時候也沒有過什麼掙扎或革命耶（笑）。

問：那全家是不是常常一起參加交大的活動？

君：最常參加的就是梅竹賽了！

逢：因為我負責指導交大女生籃球校隊，所以除了我自己當教練之外，我們家裡面也會跟著幫我關心這個球隊。像每年梅竹賽前的寒訓，學生們都是放棄年假很早就來學校練習了，很辛苦的，所以我太太也很關心她們。

君：我們全家跟交大女籃的球員們感情都很好，她們會來家裡吃飯，我媽媽也會煮東西帶去球場，所以到現在還有很多球員都跟我們保持聯絡，也會回來看看爸爸。

問：逢老師這麼多年來見證了交大的改變，有沒有對交大最感到自豪的地方？

逢：在體育教學上，我們就是盡量帶給學生健康跟快樂，這方面我也很高興從學生身上看到實踐；指導校隊的話，那當然就是盡量為學校爭取榮譽囉！像每年最重要的就是梅竹賽，很有意義，梅竹賽會讓學生之間有向心力，不只是參賽的球員而已，其實包括一般的同學、啦啦隊或者校友等等，所有的交大人都能因為這樣而凝聚起來。這幾年常出現停辦與否的爭執，當然理由可能不盡相同，但不論如何，我覺得兩校的同學應該敞開心胸，盡量去磨和，或者請學務長、校長或者指導委員會來幫忙協調，好讓梅竹賽辦得成。

君：（頻頻點頭）不然都好可惜喔，大家都希望能有梅竹賽吧。其實對學生來說，並不是輸了就一定會覺得怎樣的，很多學生其實是喜歡梅竹賽的那種氣氛勝過於輸贏。

逢：我記得在民國七十幾年帶女生籃球隊的時候，當年的梅竹賽就是前面的項目都完全平手，最後只剩下女籃這一項，我一直都記得，當時是在清大的舊體育館比，打到最後交大還輸一點點。後來是控工系的李秋蘭，在最後時間快截止的時候，過了半場出手投籃，那個球啊，到了籃網上面轉啊轉了好幾圈，最後還是進球了！

如果當時球往外轉的話，不只是這場球賽輸掉而已喔，是那年的梅竹賽都輸了，講白一點，清大本來都把慶功宴擺好了呢，哈哈！這也是梅竹賽最好看的地方，不只要看平常的實力，還要看球員臨場的表現，那種記憶真是一輩子都印象深刻，即使是清大的同學我相信也會懷念那次的比賽。

交大女生 有收穫也有辛苦

問：愛君老師在交大從學士一路念到博士，這十年當中有沒有過什麼很風光的紀錄？

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之前看到這題目就一直在想，還特地問了我媽記不記得我有什麼「風光」的事？不過說起來好像沒有很特別的耶，哈哈。

應該說我在交大唸書一直都蠻愉快的，但相對來說我比較低調，參與的活動沒有那麼多，大一大二的時候有參加幼幼社，另外因為我會一點鋼琴，也有去參加合唱團，但後來課業一重就沒有去了，想一想好像也沒什麼出風頭的機會（笑）。我也不是成績最好的，我是腳踏實地啦！可能因為爸爸的關係，我一直覺得在大學教學應該蠻適合我的，所以也一直設定要念博士的這個目標。

問：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說愛君老師是台大的「美女老師」，那麼以前在交大唸書的時候是不是有很多男生追？

君：（兩人都笑了。）大概是大家有風聞我的父母都在交大，所以追的人是有，可是我覺得沒有比人家多啊（笑）！而且我大三以後就回家裡住，每天就是上學跟回家，所以除了自己班上的男同學之外的話，好像也沒有接觸其它人耶。

問：所以不是爸爸有進行什麼「管制」囉？

逢：（邊笑邊搖頭）沒有沒有，真的沒有。

君：我爸爸很開明的，可能是其它男生自己覺得我爸爸在交大所以他們有壓力，呵呵！

問：愛君老師覺得在交大唸書的好處是？

君：當然課業上的收穫是最大的，另外可能因為我是女生，所以我覺得另一個好處就是我在交大學習到男生做事的態度，以及怎麼跟男生相處等等，這對我現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學習男生做事的態度」是說，一般女生做事情可能比較容易鑽牛角尖，碰到瓶頸的時候很難想得開，也不容易跳脫去另一個角度思考，但男生相對地就比較能夠在面臨挑戰時知道如何解除壓力。這麼多年下來，和交大男生相處的過程中我深深學習到這一點。

問：所以您不覺得男生很多反而不容易跟女生溝通？

君：（搖搖頭）其實我很欣賞男生那種神經大條跟蠻不在乎的天性，那相對來說反而釋放了很多壓力，以我自己來說，以前的我很多事都會很在意，東擔心西擔心的，結果反而給自己很多不好的影響。但你看這些男生的話，不論是成績或研究成果，到最後他們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水準跟成果，也不會因為他們神經大條就影響到成果，但在過程中他們就可以很放鬆，而我卻好像就一直都處在很緊張的狀態（苦笑）。所以我現在就知道，很多事情不要看得那麼嚴重，事情的解決方式不是只有一種。

在交大還讓我懂得怎麼跟男生相處、瞭解男生的想法，我目前在台大教書，系上四十個老師裡面只有四五個女老師，合作對象大部分還是男性，所以現在在工作上就知道怎麼樣跟男同事合作，也瞭解怎麼樣的工作方式跟態度是有幫助的，這些都是我在交大的環境中所獲得的。

問：那反過來說的話，女生念交大有壞處嗎？

君：（想了想）應該不能說是壞處啦，但有些女生可能剛進交大時可能比較沒辦法適應男同學們「過於注目的眼光」（眾人笑）。其實這不是壞事，只

是你可能得花一點功夫去適應就是了，不然你會過得很尷尬。像我們那時候女生真的不多，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時候嗎？就是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問：這一點我也聽其它學姐講過耶，去餐廳吃飯真的有這麼恐怖喔？（眾人大笑）

君：因為你吃飯的話要在那邊等著排隊，買完之後要找桌子坐下來也還要經過很多人，你可以感覺得到大家都在看你；而且餐廳裡通常有很多人比你早到在吃了，只要有女生一走進餐廳，你就會看到所有低頭吃飯的人頭都抬起來往門口看（笑）。

逢：哇，原來是這樣，我以前都不知道有這種事，哈哈。

問：所以逢老師您那時讓女兒進交大並不擔心男生很多的問題？

逢：那倒沒有，我們對學業或感情都沒有太多意見。其實女生少真的是有一點不方便，像我66年剛來交大的時候，那時後交大還是工學院，全校大約只有四十幾個女同學而已，有的班級甚至一個女生也沒有，所有的女生都一起住在田徑場旁邊的逸軒。

問：那女生的體育課要怎麼上？

逢：女生人那麼少，不可能用系級或班級來上，所以只能全部集中起來在同一個時間上，可是每個系的課表不一樣啊，有什麼時段是大家都可以上體育課的？就只有清晨了。

那時候要組成籃球隊很不容易的，因為就只有這四十幾個女生可以挑（笑），還要從裡面找出有天分跟有興趣的。我記得有一個學生叫彭元



▲逢愛君學姐與逢師母合影，師母何秀美女士，目前服務於交大保管組。

珍，她呢是對籃球特別有興趣，我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一點一滴把女生籃球隊培養起來，這麼多年下來的話，我覺得打得最好的應該是當初跟愛君同系的賴依秀。

交大條件優越 學生應更加強自信

問：逢老師現在還會常回學校嗎？有沒有最懷念什麼事？

逢：因為就住附近，所以我會回學校場地去運動，就像我前面講的，體育要教給學生的就是健康跟快樂，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要的也還是這些（笑）。我最懷念的是交大的人情味還有梅竹賽，我在交大其實從學生身上得到很多，尤其交大學生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很專注，即使體育課沒有學分，但他們還是很認真專注，這在其它環境是很難看到的。

問：那愛君老師最懷念交大又是哪個部分呢？

君：我的指導教授是林一平老師，跟他一起做研究的時間是我在交大最難忘的時光。其實當初走得很辛苦，老師要求很嚴格，我們也非常努力去完成老師的要求，大部分的時候就待在實驗室裡做研究、寫論文，那時覺得很辛苦，但現在想起來，我以前的人生中從沒有像那段時間那樣，這麼專注地投入在唯一的一件事情上面（笑）。

也因為這種革命情感，整個實驗室的成員都很有向心力----- 也可能是交大也沒有其他娛樂的關係，哈！大家從早到晚一起相處，早上進了實驗室就開始忙，中午十一點半左右就一起去吃飯，回來以後做實驗，傍晚五點半又一起去吃飯，整天都集體行動，很有趣。像我現在到台大，常常都覺得好奇怪，怎麼十二點多都還沒有人要去吃飯？（眾人笑）

問：愛君老師現在在台大任教，目前不論交大或台大都在爭取進入世界百大的行列，您認為這兩個學校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君：以前我也跟大家一樣，就是刻板印象認為台大學風比較開放、交大比較保守，但其實現在網路資訊那麼發達，校內的國際化活動也很多，交大目前在這些方面並不比台大差，我相信這幾年交大的進步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像現在交大在人文方面也增設了很多科系跟學院，整個交大的風氣也不再那麼的「工程」。其實台大的老師跟學生也都對交大很肯定，他們認為交大出來的學生有一定的水準，而且台大也感覺出交大現在在宣傳工作上很積極，交大已經慢慢走向完全大學，我想跟台大在條件上面是旗鼓相當的。

問：那您會覺得台大的學生情況與交大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君：我的比較基準可能不太平等耶，是以我「在交大當學生」跟我「在台大當老師」這兩種角度來看這兩校的學生，不曉得這樣講準不準。我覺得差別是，在交大當學生，會把老師的話當成不可反抗的命令，也會盡全力去把老師的交代完成；台大學生也是很努力執行，但在那之前，老師可能要花比較多功夫去說服他，因為台大學生比較會去挑戰你的想法，他們認為老師其實不一定對，他會希望老師能夠說服他，他才能確定要去做，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不同之處。

以前在交大上課，我們很少會去告訴老師說「你錯了」，但我在台大發現很多同學都很勇於去講，這是一種風氣。

問：所以在台大當老師的比較辛苦囉？

君：應該說，在台大會比較緊張地在備課，當然交大的老師一定也很認真準備，但以我自己來說，我就會擔心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可能會被同學找出錯誤（笑），所以準備上會盡可能地假想同學可能會提出的問題，以及如何適當地回答同學的問題。

問：台大有沒有哪些特點是交大可以效法的？

君：我也很鼓勵交大學生可以多去挑戰老師，交大學生其實做得很好，但有時候自信上比較不夠，對老師的話百分百的採信，而沒有用自己的想法去挑戰，我想台大的態度可以讓交大學生參考，讓自己成長得更快。

問：愛君老師的弟弟當初去念台大，逢老師有覺得



▲造訪巴黎—逢愛君學姐

不同校風對兩個小孩有不同的影響嗎？

逢：有那麼一點，愛君他弟弟的想法就比較多樣化，君的話嘛……

君：我是務實派啦！我可能就是一條路直直走下去，那我弟弟可能就會覺得這邊也不錯、那邊也不錯，所以他在下決定之前會去思考各種不同可能性帶來的結果，最後再選一個，就像剛剛我提到的台大同學的特性。

踏實負責的背影 是女兒永遠的榜樣

問：所以逢老師一直以來也比較不需要為愛君老師擔心囉？

逢：對，不會，唯一比較擔心就是她運動量不夠，讀書的時候就這樣，現在也是。。

君：(笑)我不喜歡運動，能坐就不會站起來。現在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台北，週末反而是爸爸媽媽上去找我，現在比較少機會回新竹，也比較沒有機會去運動。

問：但通常體育老師的小孩不是運動細胞天分都比較好嗎？

逢：她協調性各方面是蠻不錯的，從小我們就帶著一起運動，游泳啊打球等等，那些基本動作都不錯。

君：技巧是技巧，那些我是都會，可是就是不喜歡動啊，哈哈！

問：愛君老師最崇拜爸爸是什麼部分？

君：爸爸做事的態度到現在都影響我很深，他很認真、負責、重承諾，他只要答應了你他就一定會達成，我現在在職場格外感受到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一個人值不值得被信任的關鍵，所以我只要答應了別人我就會盡全力去做。

逢：以前每次有學生問我要挑什麼樣的老公最好，我都說「你們看我就對了」，有責任感的最好，哈！

問：兩位逢老師對彼此有沒有什麼期許？

君：我有我有，我希望爸爸能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逢：我對君的話，是希望她可以放鬆一點，因為台大競爭很激烈，在做研究方面壓力也很大。希望她腳步可以放慢一點，不要繃那麼緊啦。

君：趕快生小孩比較重要，爸爸可以抱孫子(笑)！友聲